

世界经典名著悦读

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之一

诵读**名作** 润泽**心灵** 如饮**清茶** 余味**悠长**



世界经典名著悦读

真实地揭露了20世纪初

人们狂热地追求美国之梦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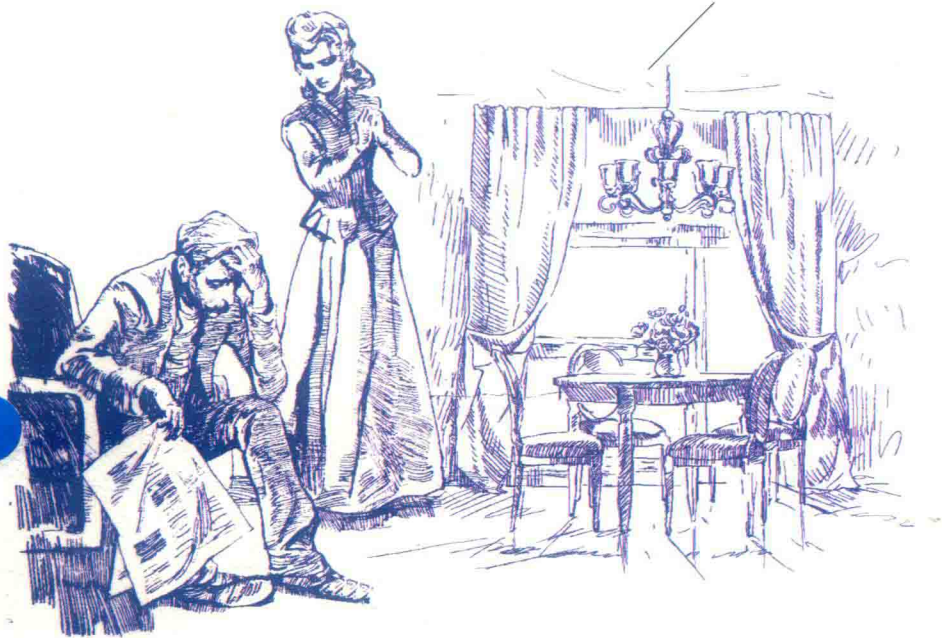
[美] 西奥多·德莱赛◎著

汨 宓◎编译

Sister Carrie

嘉莉妹妹

畅销文学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悦读

嘉莉妹妹

Sister Carrie

[美] 西奥多·德莱赛◎著

汨 宓◎编译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莉妹妹 / (美) 西奥多·德莱赛著 ; 汨宓编译.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 4

(世界经典名著悦读)

ISBN 978 -7 -5585 -1420 -3

I. ①嘉… II. ①西… ②汨…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7111 号

出 版 人 刘 刚
封面设计 刘 铮
责任编辑 张晓峰
开 本 155mm × 220mm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80 千字
印 刷 天津东辰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编辑部: 0431 - 86037512
发行部: 0431 - 85640624

定 价 42.00 元

前 言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还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的作品贴近广大人民的生活，诚实、大胆，充满了生活的激情。

西奥多·德莱塞 1871 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镇，父亲是贫苦的德国移民。他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早期教育，以后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学习。1892 年，开始了记者生涯。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新闻工作，走遍芝加哥、匹兹堡、纽约等大城市，广泛深入地观察了解社会，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的代表作《嘉莉妹妹》真实再现了当时美国社会，而《美国悲剧》则是德莱塞成就最高的作品，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真实情况，至今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20 世纪初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进入兴盛时期，美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机械化的生产提高了效率，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也进入了城市；科技经济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降低，人们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都市无疑是现代生活的中心，也成为了年轻人追求的场所。嘉莉妹妹就是其中的一员。

1899 年秋天，德莱塞在好友阿瑟·亨利的敦促下，开始创作《嘉莉妹妹》。小说的素材主要来自他长期担任记者时对当时城市生活的了解和积累，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纽约的生活经历和大量阅读巴尔扎克、哈代、斯宾塞等人的作品所得的启迪。

《嘉莉妹妹》是德莱塞的重要作品之一，是《珍妮姑娘》的姐妹篇。

《嘉莉妹妹》描写了农村姑娘嘉莉来到大城市芝加哥寻找幸福，为摆脱贫困，出卖自己的贞操，先后与推销员和酒店经理同居，后又凭美貌与歌喉成为歌星的故事。作家以嘉莉为典型深刻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对贫苦人民压榨的残酷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小资产阶级的腐蚀性。嘉莉顽强的拼搏精神为当代年轻人树立了榜样，而她的堕落也为当代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嘉莉的生活经历及其成功的道路给现代年轻人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迪。

目 录

一	1
二	10
三	15
四	25
五	36
六	43
七	56
八	66
九	73
十	79
十一	88
十二	96
十三	101
十四	110
十五	119
十六	128
十七	139
十八	151
十九	159
二十	167
二十一	181
二十二	190

二十三	198
二十四	209
二十五	220
二十六	225
二十七	231
二十八	241
二十九	247
三十	259
三十一	268
三十二	276
三十三	291
三十四	299
三十五	309
三十六	321
三十七	329
三十八	338
三十九	350
四十	361
四十一	370
四十二	380
四十三	391
四十四	400
四十五	416
四十六	426
四十七	435
四十八	444
四十九	457
五十	472

嘉洛丽·梅蓓在某日的下午，乘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一只已经交给行李车托运的小箱子，一只一看就知是廉价的那种仿鳄鱼皮的小提包，里面装了些化妆品，外加一只只有弹簧开关的黄皮荷包，里面装着她的车票，这些就是她所有的家当。有一张纸片，上面有她姐姐家的地址，此外还有四块钱现金。那是一八八九年的八月，她那一年刚满十八岁，聪明、害羞，并且年少无知，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尽管她心中觉得多么难舍难分，然而这种惜别之情明显不是由于眼下要放弃家乡的种种长处所致。她由于母亲告别时的亲吻而涌出了泪水，她的喉头有些哽咽。当火车咔咔地驶过她父亲白天上班的面粉厂时，当家乡熟悉的绿野渐渐消逝时，她发出一声伤感的叹息。就这样维系着她和少女时代，以及家乡的千丝万缕被轻易地扯断了。

也许她当时并不知道，不管人生的变迁有多大都是可以挽回的。火车总会在前方一站停下，任何时候都可以在那里下车回去。那座大城市就在前面，因为这些每天开来的火车，她觉得自己和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她即使到了芝加哥，离哥伦比亚城也不很远。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百英里的路程，又算得上什么呢？她可以回去，而且她姐姐还在那里。她凝望着写着她姐姐家地址的字条，陷入了沉思。她看着车窗外匆匆而过的绿野，终于找回了活跃的思路，开始憧憬着芝加哥这座城市的样子。从小她就听说它很有名，她们家曾经打算搬到那里去，如果她这次能找到好工作，那么全家就能实现这个想法了。不管怎样，那是个大地方。那里灯火灿烂，热闹异常，一切都很喧嚣，人们都富有。那里还有巨大的车站，这列火车正在快速地向那里驶去。

一个女孩一旦离开家，她就只有两种命运。不是遇上好人过上好日子，就是很快地接受大城市的道德标准而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在两

者之间保持折中的状态。城市的尔虞我诈，一点也不输于那些与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却更像个人样的诱惑者。城里有引诱他人的强大力量，通过最有修养的人看似诚恳的言辞来使人上当受骗。不管人们抱着什么道德意图与目的，城里闪耀的无数灯火总能像一只乞求爱情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眼波一样成功地诱惑人。一个初涉社会、天真纯洁的心灵如果被引诱上当，一半的原因就是这些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敌的力量叫人误入歧途。喧嚣的声音、沸腾的生活、鳞次栉比的楼房，都直接或间接地引诱着那些早已手足无措的感官。如果没有一个聪明人在旁边提醒她谨慎行事，还不知会有多少谎言进入那毫无防备的耳朵里呢。如果无法看透它们的本质，那它们就会利用动人的外表使那些人放松戒备，失去自制力，最后堕落。

嘉洛丽，被家里人带着几分亲昵地称为“嘉莉妹妹”，不具备良好的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她关心自己的利益，但并不是十分强烈，这就是她主要的特征。青春的憧憬使她充满热情，虽然她还没有完全成熟，全部的美貌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却也已初见端倪；与生俱来的一副非常匀称的身材，再加上灵动的眼睛，她显然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典范，这种家庭移民到美国已经有两代了。她讨厌读书，知识没有向她敞开大门。在表现自己天生的魅力上，她还只是步履蹒跚，她仍然不会优雅地把头发甩到一边，一双小手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几乎没有打动人的能力。仅有她的那双脚长得倒是小巧玲珑，但是又很扁平。虽然如此，她仍然喜欢孤芳自赏，很快就了解了生活中更吸引人的乐趣，并且异常渴望得到物质上的享受。她犹如一个装备不全的小冒险家，好奇地想要去未知的城里探险，做着一步登天的白日梦，幻想着未来能主宰别人，期冀猎捕一位浪子，并甘愿在她的脚下奴颜婢膝。

“瞧，”一个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那是威斯康星州最吸引人的旅游胜地。”

“是吗？”她小声地应了一句。

火车正在开出乌喀萨，她感觉到背后有个男人已经在那站了许久，他在注视着她的满头秀发。这个人早就坐得不安稳了，而她本能地感到背后正有人对她有着难以言喻的强烈的兴趣。她那少女的矜持，以及在这种情

况下应有的态度，在提醒她要尽早提防，拒绝这种亲近，但那个人显然精通此道，多次得手后，胆子便大了起来。他朝前探过身来，把胳膊靠在她的坐椅上，然后开始搭讪起来，尽量表现得令人喜欢。

“是的，那是芝加哥人喜爱去的旅游胜地。那里风景美丽极了，这一带你不是太熟悉，对吗？”

“哦，不，我熟悉，”嘉莉回答道，“我的意思是，我住在哥伦比亚城，只是我还没来过这里。”

“这么说，你是头一次去芝加哥喽？”他猜测说。

在交谈的时候，她也注意到了这个人的一些特征：脸色红润，神采奕奕，蓄着一撮小胡子，头上有一顶灰色的浅顶软呢帽。她转过身来，面对面地望着他，自我防范意识和撒娇卖俏的本能已经在她的脑海里一片混乱。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呀！”她说。

“哦，”他用一种让人喜欢的样子回答，还带上一种自知说错了话的表情，“我还以为你说了呢？”

他是一个到各地为工厂兜揽生意的人——这类人在当时被时髦地称为“推销员”。而且还属于那种一八八〇年在美国人中突然流行起来的新潮叫法——“小白脸”，这种称呼更直接明白地表达了这类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的言行举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引起那些容易上钩的姑娘们的憧憬，赢得她们的好感。这个人的穿着本就很吸引人，穿着一套在当时很时髦的由棕色格子花呢裁剪的西装，后来被人们称为“买卖人穿的套装”。开得很低的背心领口，露出里面白底粉红条纹衬衣浆硬的前胸，上面穿着白色的高衣领，系着一条花样精致的领带，上装露出一对与衬衣布料质地相同的亚麻布袖口，上面有镀金的大纽扣扣着，扣子上还镶着叫做“猫眼石”的常见的黄玛瑙。他的手上戴着好些个戒指，包括一个永不变化的厚实的印章戒，背心上挂着一条精致金表链，上面系有“麋鹿会”的内部徽章。整套打扮显得非常合适，脚上蹬的是擦得锃亮的黄褐色宽底皮鞋，头上戴的便是前面提到过的灰色浅顶软呢帽，就他所表现出的智慧程度来看，他极具魅力，并且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卖相，任何一点都没有逃过

嘉莉对他的第一印象。

为了避免这类人被人们永远地遗忘，让我先把他们身上最明显的特征记下来。最重要的当然要数身上的精致的衣服，失去这一点他便一文不值；其次自然还要有强烈的肉体魅力，表现出对女性的强烈欲望；还要有一颗对世界上任何问题、任何力量都毫不关心的头脑，支配这颗头脑活动的不是贪婪，而是对变化无常的女人永远不能满足的追求。他的手法总是很简单，最重要的是大胆，这当然是由于他对异性异常强烈的欲望和爱慕。如果与一位年轻女人有过两次见面，再次见面时，他就会主动走过去为她拉直领带，或者直接叫她的名字。要是有位容貌美丽的女人在街上从他身边经过时，对他稍加注意，他便会走上去，装出相识的样子，以便抓住人家的手，硬说他们以前有过一面之缘，当然基本条件是他讨好的方式能让女人感兴趣，让她想进一步了解他。在商场里，他在等着收款员给他找钱的时候，可以轻易地吸引来一些年轻姑娘对他的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他便会施展出这种人常用的小把戏，打探出姑娘的名字，以及她们所喜欢的花，她的家庭地址，然后就会追求暧昧的“友谊”，直到结果证明完全白费工夫他才会甘心。

对于那些比较喜欢做作的女人，他的这一套屡试不爽，虽然费用的负担多少让他有点犹豫。比如说，在圣保罗市登上一节豪华的列车车厢，他就会选择坐在一位最有可能上钩的女士旁，火车还没有完全开出站前，他就会叫服务员给她拿来一张脚凳。谈话告一段落时，他会给她找些阅读的书籍，然后，凭借天花乱坠的恭维，讲述自己的身世，辅以吹嘘和献殷勤，他会获得她的忍耐，甚至会赢得她的好感。

只要是探寻过女人内心深处的男人，早晚都会碰上那难题——在女人心理上占着重要位置的衣着。未来应该会有一位女士将有关这一问题的见解写出一整套长篇大论，即使一位年龄再小的姑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十分准确的。在男人的衣服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条隐隐约约、不可言传的界限。这条界限使她把男人分成了两类：那些她值得看上一眼的和那些不值得一看的。一个人一旦走上下坡路，降到了这条隐隐约约的界限之下，他就很难得到女人的眷顾。男人的服装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使女人关注

起自己的衣着，嘉莉身边的男人的服装此刻正表现出这作用。她注意到自己的衣服相形见绌，她突然觉得自己身上那镶了黑棉布边的没有花纹的蓝衣服是那么寒碜，她也注意到自己的鞋子过于破旧。

这种思想上的强烈震动使她收回了目光，以继续望着窗外的景色来逃避尴尬，但他则错以为自己的风度已经取得些许的成果。

“让我再好好想想，”他接着说，“我认识这些人，像布店老板吉勃生、服装店的老板蒙哥洛思等。”

“哦，是吗？”她插嘴说。不由得，眼前浮现出布店里各种陈列的料子，渴望的神情溢于言表。

他最后还是找到了她感兴趣的东西，便熟练地接着讲下去，不过一会儿，他就坐在了她的旁边。他谈论起了怎样推销衣服，以及他的旅行，谈起了芝加哥，也说起了那座城里有趣的地方。

“你要是去那里会玩得十分开心的。亲戚在那里吗？”

“我是去找我姐姐的。”她解释说。

“林肯公园值得你去看看，”他说，“逛逛密执安大街，有座大楼正在那里盖着，简直就是第二个纽约，非常棒。可以看的東西太多了，戏剧啦、行人啦、精美的房子啦。你一定会喜欢的。”

听着他所描绘的这所有美好的东西，她心里有些苦涩。面对如此的繁华，她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个念头影响了她。她清醒地意识到，尽管自己这次出行的目的不是逛商店、看风景，但他在她面前展现的物质前景还是有希望达到的。这位现在正和她说话并且穿着讲究的男人对她表现出的关心中就有一些是令她满意的东西。当他说到她让他想起某位红极一时的女明星时，她忍不住笑了。她并不笨，但这样的殷勤还是有它的特殊意义。

“你要在芝加哥逗留一段时间吗？”眼看现在谈话进行得很愉快，他便继续进攻。

“现在不好说。”嘉莉含糊地说，脑子里突然飞过—个想法：她十分有可能会找不到工作。

“总要住上几个星期吧？”他一边说一边紧紧盯着她的眼睛。

这句话里的意思现在已远远超过了这句话本身，他已经看透了那些使她楚楚动人的而又无法描绘的东西，她也注意到他对自己的兴趣，单纯让女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的那一点。但是她的举止比较单纯，理由很简单，因为她还没有领悟女人们种种掩饰自己内心深处情感的假装的小动作——所以说她现在的一些行为举止不免显得大胆了一点。如果她以前有过一位伶俐聪慧的小姐妹，她就会警告她，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直直地望着一个男人的眼睛。

“问这个做什么？”她说。

“嗯，由于我要在那里逗留几个星期，看看我们公司的货色，以及领回一些新样品，到时也许我可以带你逛逛。”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我会和我姐姐住在一起，而且——”

“哦，要是她觉得不高兴的话，我们可以找个办法。”他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笔记本，就好像一切都已约定好了一样，“你的住所会在哪里？”

她往钱包里摸了一下，里面装着那张写着地址的字条。他从屁股后的口袋里拿出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钱包，里面装有各种字条、里程表、一卷钞票，以至把钱包都塞得鼓胀了。这些让她永远难以忘怀，以前向她献殷勤的人当中没有谁有过这样特别的钱包。事实上，还从来没有一位走遍南北的男人，一位精力充沛、待人圆滑、见过世面的男人同她这样亲近过。他的钱包，他那锃亮的黄褐色皮鞋，他的漂亮的新衣服，还有他办事的风度，早已在她的心中筑起了一个朦胧的幸福世界，而这世界的中心正是他。这使她非常高兴接受他可能做的所有一切。

他把一张印着“巴特列特·坎伊公司”的精致的名片递上，名片的左下角印着“查尔斯·H·托罗奥”。

“这是我的名字，”他把名片交到她手中，指着自己的名字说，“这念作‘托罗奥’，我父亲有法国血统。”

当她看名片时，他收好了钱包，然后从上衣口袋里的一沓信中抽出一封。

“我是为这家公司出门推销产品，”他指着信封上的图说，“公司就在州街和湖街的拐角上。”他的声音里充满洋洋得意的味道。他认为跟这样

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并且也确实让她觉得是这么回事。

“你的住址呢？”他问道，并且握着铅笔打算记下来。

她看着他的手。

“嘉莉·梅蓓，”她缓缓地说，“希凡·伯利大街三百五十四号 S. C. 哈斯转。”

他认真地记下这些，然后又掏出钱包：“要是我星期一晚上过来看你，你会在家吗？”他问。

“我想可能会在吧。”她回答说。

我们通常所说的话只是我们所要表达的千言万语的模糊的概念，这是再确切不过的。语言不过是一些小小的链环，把那些无法说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各種目的连接在一起。这两个人相互交换着只言片语，掏掏钱包，互看名片，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对方那些真正的情感是多么难以言表，彼此都还没有聪明到能明确地知道对方的心理活动，他自己也不懂他的诱惑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对于她呢，直到他已经记下了她的住址，才觉得自己不够矜持了。她现在意识到自己已有所失——而他却赢得了这个小小的胜利，双方都感到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某种关系。他也早就掌握住了谈话的主动权，他说话随意多了，而她的表情也不像开始那么紧张。

很多的迹象表明，芝加哥快到了。一列列火车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穿过一望无垠、平坦宽阔的草原，他们可以看见一排排电线杆直立在田野上，一直通向芝加哥。远处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些郊区城镇的迹象，一些烟囱高耸入云。时不时地还可以看到空旷的田野上盖起了一些二层楼的木屋，屋子四周没有栅栏，也没有树木，犹如愈来愈近的大片房屋的前哨。

对于儿童的天才的想象力，或者对于深居简出的人来说，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是一件多么令人心醉的事情啊。要是在黄昏，那就更加令人向往了，因为这是世界明暗交接、生活正从一种热闹的氛围或状态转为另一种静谧的神秘时刻。在这样充满憧憬的夜里，疲惫的人还有什么要求是满足不了的呢！昔日的憧憬与梦想有多少不会在这里重现呢！勤劳的人的心灵在呼唤着自我，“我将要重生了，我将要加入欢乐的人群去享受生活了。

我就要拥有街道、路灯、灯火辉煌的餐厅了。还有戏院、舞厅、晚会，各种各样的娱乐、莺歌燕舞——这些到了夜晚都将属于我。”虽然人还被关在车间里，激动的心早已不见踪影，到处都能让人觉察到这一点。就连麻木的人也能感觉到一些他们不能言喻及描述的东西，这也解除了辛劳的沉重。

嘉莉妹妹望着窗外。人是有情感的，都会被世间万物感染的，她身旁的人见她那么专注，也不免被影响了，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一些新的兴趣，指给她看种种奇迹。列车的左右两边延伸着条条铁轨——这些便是芝加哥的标志和勋章。还有许许多多节列车车厢，以及从机车房里传来的叮叮当当的铃声。昏暗的房屋、烟雾腾腾的工厂和高高的谷仓矗立在这交通洪流的两边，透过这些空隙可以瞥见这座向外延伸的城市的端倪。停在道口的有轨电车等待着火车通过，道口工吃力地拉下木栏杆，不让行人和车辆通过。铃声叮当，混杂着铁轨发出轧轧的声音，汽笛声从远处传来。

“这便是芝加哥的西北部，”托罗奥说，“那是芝加哥河。”他边说边指着一条肮脏的小河，来自各个地方的大帆船停满了河道，船头紧挨着黑漆漆的、标着船位的河岸。火车吐出一股气，发出一阵叮当声，铁轨震颤起来，小河就被遗忘在后面。“芝加哥将会变成一座大城市，”他接着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奇迹。”

她没有完全听懂这几句话，她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恐惧感，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正一头扎进这生活的汹涌大海并要独自谋生。她不禁感到有点胸闷——她心跳加快，感到些许的不舒服。她半合上眼睛，想安慰自己这不算什么，因为哥伦比亚城近在咫尺。

“芝加哥——芝加哥！”车上的司闸员一边大声叫着一边“哐”的一声把车门打开了。火车正驶进一个相当拥挤的停车场，喧哗嘈杂的人声把这里变得热闹非凡。嘉莉开始收拾她那破旧的可怜的提包，一只手紧紧拽着她的钱包。托罗奥站起身，伸伸腿以便使裤子挺直起来，接着一把抓起他那干净好看的黄提包。

“你有亲戚来接你吗？”他说，“让我来帮你提那手提包。”

“哦，不用，”她说，“我不愿让你这么做，要是这样做，等会儿见到

我姐姐时我会很尴尬的。”

“那好吧，”他十分关心地说，“但是，我就待在你的附近，要是她没有来，我会负责把你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你真是个好人。”嘉莉说，在这异乡陌生的环境中有人向她这样献殷勤，她心里感到真是太好了。

“芝加哥！”司闸员用拉长了的声音喊道。火车驶进了一个阴暗的大车棚下面，一盏盏灯已事先亮了起来，四处是车厢，这列火车也在慢慢减速前行，最后停了下来。车厢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挤到了门口。

“好了，我们最后还是到了，”托罗奥说，带着她朝门口走去，“再见了，”他说，“期待我们星期一的见面。”

“再见！”她握着他向她伸出的手说，“不用担心，我会在旁边一直看着你，直到你姐姐来接你，我才会放心的。”他很关心的样子，她看着他的双眼笑了笑。他俩先后下了车，他假装毫不在乎。一位面容蜡黄、十分普通的妇女在站台上认出了嘉莉，慌忙跑上前来。“嘿，嘉莉妹妹！”她开口叫道，然后就像应付一般抱了抱嘉莉，以表欢迎。

嘉莉顿时感到别扭，浑身不对劲，干劲一下就没踪影。看着这迷茫、喧嚣和新奇的一切，她只感到残酷的现实正握住她的手，别期望有什么灯红酒绿的生活，也别期望什么消遣乐趣，她姐姐身上全部显现出了上班的辛劳，严酷的生活。

“家里人都还好吗？”姐姐开口问，“爸爸好吗？妈妈呢？”

嘉莉没有什么心思，机械地回答了她姐姐的问题。在走廊另一头去寻找候车室和大街的大门口站着托罗奥，他刚好回头望着，当他意识到她也看见了他，并且已经和她姐姐安全地见面了，他留下一个笑容然后转身走了，这笑容只有嘉莉看到了。看着他走远，她感到仿佛失去了什么。等他走得越来越远直到影子成为一个点的时候，她才真正明白了他的离去的含意。虽然和姐姐待在一起，她却感到孤独，就好像一个孤独的人处在一个波涛澎湃、没有思维的大海上一样。

嘉丽的姐姐梅妮住的“公寓”（这是当时对所有房间都在同一层楼上的套间的叫法），“公寓”位于希凡·伯利大街上。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工人和职员，这种人接连不断地拥入芝加哥，导致这座城市的人口每年速增五万人。梅妮住在“公寓”的三楼，前面的窗子朝着大街，每当夜幕降临，华灯齐放的时候，街上的杂货店里闪烁着明亮的灯光，孩子们四处游荡玩耍。嘉莉觉得，公共马车上的铃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的声音非常动人，有些陌生又有些新鲜。梅妮把她领进了前房，她凝视着明亮的街道，忘记一切似地听着那些声音，望着那车水马龙的情景，为刚刚到来的自己所听到的这座向各个方向伸展数英里的巨大的城市所发出的窃窃私语感到惊讶赞叹。

第一次见面时，在相互寒暄之后，嘉丽的姐姐哈太太把孩子托付给嘉莉，然后开始准备晚饭，她丈夫没说几句话就坐下来看晚报。他这个人比较沉默，父亲是瑞典人，自己出生在美国，目前的工作是在牲畜场清洗冷藏车。小姨子的到来，没有给他造成多大的影响，好像他与整件事无关，不过是问了句关于嘉莉在芝加哥怎样找工作的问题。

“这不是个小地方，”他说，“很快你就能找到活干，这是这个大城市永恒的规律。”

嘉莉将找份工作，自己解决膳宿费，这一点要不是事先和他们商量好的话，嘉莉要来和他们住在一起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整个套间的房租很便宜，每月只要十七块钱。他估算了一下，如果她每周付给他们四块钱的话，这倒算不上是个坏主意。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又十分节俭，并且早已在西区远处订购了两块价值两百元的地皮，每月分期付款，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以后在那盖上房子，有个自己的家。

趁着准备晚饭这一小会的时间，嘉莉四处打量起公寓来。她生来就不缺少观察力，而且还具有每个女人都十分丰富的直觉，也称为第六感觉。